

(香港)
黃易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柒



华艺出版社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

第七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 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244.0 印张 5542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318.00 元(全十六册)



医药学院610 2 00954614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〈卷二十四〉

香港●

黄易

第一章 噩梦开始

前后两方的人距离很近，徐子陵一是追在长江联以郑淑明为主的十多名高手之后，另一方法就是凭他卓越的听觉和感官，从旁暗蹊安隆。

前一方法保证不会把人追失，但只是指长江联的人而言。安隆身为邪道八大高手之一，纵使提着两个曹应龙，亦定有脱身之术，否则就该名除榜上。

邪道八大高手中，他曾先后跟辟尘扮的荣凤祥、左游仙和尤鸟倦三人交过手；除尤鸟倦外，前两者均是一触即止，但已觉其魔功深不可测。安隆既是天莲宗主，又练成辅公佑忌惮甚深的“天心莲环”，尽管他体型庞大，又有负荷，亦不应被人追得这么“贴身”的，其中必然有诈。

徐子陵猛提一口真气，迅如流星地奔过长长的窄巷，从地面听声辨向，追踪安隆。幸好安隆尽向冷落无人处掠去，否则只会撞进人堆中，现在即使遇上游荡嬉玩的人，在他们眼前一花时，他早去远。

对于魔门的两派六道，他已有较深入的认识。而邪道八大高手，知道的有“阴后”祝玉妍、“邪王”石之轩、“四川胖贾”安隆、“妖道”辟尘、“子午剑”左游仙和“倒行逆施”尤鸟倦，尚欠两人未知是谁。

只看排名榜末的尤鸟倦的手底这么硬，便知魔功大成的安隆非是好惹。当日在合肥，以辅公佑、左游仙和辟尘联手实力之强，亦不敢迫他作困兽之门，可见一斑。

所以他徐子陵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拼，否则不但救不回曹应龙，说不定连自己都要赔进去。

就在此时，安隆飞掠的风声生出轻微的变化，显示他从高处下跃，落到实地上。

风声再起，该是斜冲而上，重回瓦面，然后迅速远去，接着是长江联一众人等疾追的衣袂声。

徐子陵倏地停下来，心叫侥幸，若非他纯凭耳力追踪，定要中安隆移花接木之计。

原来他从风声微妙的变化里，准确无误地掌握到安隆和曹应龙给另一对人掉包，而扮作曹应龙的人由于没有被封穴道，虽放软身子，因为仍是清醒，自然是提气轻身以迁就同伴的提携，故在重量上即时露出破绽，被他察觉。

可以想象安隆这两名手下，从某处忽然分头逃走，定会使追兵手足无措，把人追失。说到底成都终是安隆的地头，要撇开外来人的追踪，理应轻而易举。

待两帮追逐的人马远去后，安隆才提着曹应龙施施然离开，在横街窄巷左穿右插，不片刻跃墙来到一所普通的民居，进入屋内。

徐子陵小心翼翼地尾随而至，换了是寇仲或跋锋寒，纵使武功比得上他，怕亦不能像他般大半凭感觉追踪，令高明如安隆也茫然不知露出行藏。

正要从横巷闪出，徐子陵心生警兆，倏地止步。只见那目标民房的墙头处现出一道似实还虚的人影，迅速绕墙疾走，最后更跃上屋顶，巡视数遍后，才消失不见。

以徐子陵的胆子，仍要倒抽一口凉气，因为他认出这个黑罩黑衣的人，正是“影子刺客”杨虚彦。

若自己贸然扑上围墙，必难逃过他的耳目，给他和安隆联手夹击，包保没命离开。

心叫好险后，徐子陵觑准时机，毫不犹豫地贴墙翻进宅子的后

院，移往屋后，功聚双耳，刚好捕捉到安隆的说话。

这邪道中殿堂级的高手沉声道：“这叛徒曾自动把大半功力散去，才会只两个照面就给我手到擒来，否则会颇费一番周张，若落到长江联手，更将大大不妙。”

杨虚彦似在检视曹应龙的情况，轻声道：“龙叔从少侍候师尊，一直忠心耿耿，现在忽然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，其中情况定要弄清楚，若隆老你不反对，虚彦就把他拍醒。”

只听这番对答，便知安隆和杨虚彦关系密切，而曹应龙则是石之轩的侍从，以往对杨虚彦亦是忠心一片。

安隆道：“且慢！假若应龙不肯合作，我们是否该下辣手迫供？”

杨虚彦淡淡道：“他不仁我不义，他有什么好怨的？”

徐子陵听得一阵心寒，用刑迫供本乃平常之极的事，在战争的年代更是每天都在发生，只是杨虚彦说时不带任何情感的波动，对象更是长期和他有合作关系的同门，从而可见此人的铁石心肠和没有人性，难怪他能成为当代最出色的刺客。

安隆哈哈笑道：“不愧石大哥的得意弟子，来吧！”

一阵掌拍之音，接着是曹应龙的呻吟声。

徐子陵心中叫苦，假如现在这一老一嫩两大魔头向曹应龙施刑，自己难道就那么躲在一旁只听不理吗？

杨虚彦的声音响起道：“究竟发生什么事？龙叔竟会落至这等田地？”

曹应龙呻吟道：“我输了！兵败如山倒，一切都完哩！”

安隆冷笑道：“听说是徐子陵放你走的，他还因此与飞马牧场的商美人反目，应龙的面子真大。”

曹应龙苦笑道：“隆爷手下留情吧！我这条命是以多年劫掠回来的宝藏和自废武功换回来的，与面子大小没有半丁点儿关系。”

杨虚彦沉声道：“那么大笔财富，你拱手便让给人吗？”

曹应龙道：“少主让我把六处藏宝地点，绘成图卷，当时我正随

身携带，若我被杀身亡，他们也能从我尸身搜出来。这又岂是贪生怕死？乃人之常情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少主该体谅我的苦况和处境。”

安隆淡淡道：“你既自认是贪生怕死之徒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怪你的。只是不明白徐子陵为何会立即赶来四川？你刚才见到安某人更出手反抗，是否做过什么亏心事？”

曹应龙答道：“我的确有对不起少主的事，就是私自留下一批藏在成都的财宝，以供养老之用，至于徐子陵入川来干什么，应龙确是全不知情。”

杨虚彦出乎意料之外地笑道：“原来是一场误会。既是如此，我们也不忍心和龙叔计较，你走吧！”

曹应龙呆了半晌，惨然道：“我行藏已露，这样走出去，唉！少主不用要我啦！少主更不会容我落在外人手上，索性给小人一个痛快吧！”

“呀”！

一声闷哼，声音倏止，似乎是曹应龙被弄昏过去，接着安隆道：“他这番话听来全无半点破绽可寻，你相信吗？”

杨虚彦冷笑道：“以寇仲和徐子陵的行事作风，怎会为财宝不惜与飞马牧场反目。这叛徒定是出卖我们的秘密以换命。此事非常严重，幸好我闻得风声后，立即邀青璇到成都来碰面，徐子陵纵使到幽林小谷去，只有扑个空。”

外边窃听的徐子陵心中一凛，才知石青璇现身成都，竟是为赴杨虚彦之约，幸好给自己误打误撞听到。

奇怪的是安隆乃这里的地头虫，为何竟不知自己已抵成都？旋又释然，因为除杨虚彦外，安隆和他的手下都不认识自己。

但杨安两人又怎知他徐子陵来四川呢？该是长江联内有他们的线眼，亦因此可及时把曹应龙擒回来。

安隆压低声音道：“虚彦有多少成把握可令石青璇上当？”

杨虚彦平静答道：“十成把握。因为自懂人事后，她只见过师尊

一面,那时她不过十岁。”

徐子陵心头剧震,把握到杨虚彦玩的是什么把戏,石青璇虽冰雪聪明,说不定亦会中杨虚彦的奸计。

安隆叹道:“当时石大哥若狠得下心一掌把她了结,那他便到达不动情的至境,不死印法更可功行圆满,岂知那么一着之差,唉!”

杨虚彦冷冷道:“师长有事,弟子服其劳。但此事却千万不可让师尊晓得。所以必须先从那叛徒口中查清楚他究竟透露多少秘密给徐子陵知得。必要时我们还须改变计划,又或先把徐子陵杀死,否则你和我均休想活命。”

徐子陵整个人轻松下来。虽说如若两人分头行事去对付石青璇和曹应龙,教他如何分身?不过现在至少石青璇那边尚未是十万火急,假若能救走曹应龙,已可令两人心有顾忌,不敢对石青璇轻举妄动。

同时也感受到杨虚彦和安隆对石之轩的恐惧,从而推测出石之轩这天生邪人的可怕,不过石之轩对石青璇显然不能泯灭其父女之情。

安隆若无其事地道:“放心吧!以他目前的功力,只要我施出‘离魂’功法,保证他没有半丝秘密能隐藏,个半时辰后,在南市我的老铺碰头吧。”

杨虚彦答应道:“一言为定,让小侄为隆老开路。”

外面的徐子陵知他出来在即,忙飞身避往远处去。

寇仲倏地扎醒过来,头痛欲裂,喉咙干涸,浑身冷汗。

刚才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,梦见自己来到一个明如白昼、灯火辉煌得异乎寻常的巨大厅堂,一队乐师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吹奏,却没有发出丝毫乐声;他们似男非男,似女非女,到看清楚点时,发觉他们满脸都是深刻的皱纹,个个行将就木的样子。

在这座仿似隋炀帝杨广遇弑身亡那座可容数百人的宫殿内,

聚满宾客，分成一组组的在高声喧哗谈笑，看清楚点，赫然竟是李世民、突利、伏骞、王世充、李密、萧铣、香玉山等等认识的人，均对他视如不见，迳自饮酒作乐。

忽地有人在他耳旁笑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！”

寇仲别头瞧去，竟然是李秀宁，想说话，只是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李秀宁旋又变作宋玉致，以怨恨的目光紧紧盯着他。

他想往她扑过去，景物又变，厅堂变作千军万马的战场，人人拼死厮杀，他和战友正处于下风，正亡命逃走。

身边的人似是宣永、陈长林、徐子陵等，一个接一个溅血掉往马下。

他想拔出井中月，井中月却只剩下半截，然后醒过来，不住喘气。

月色洒遍窗台和院子，秋蝉的鸣叫方兴未已，还隐隐听到院墙外不远处从树林中流过来溪水淙淙的流动声音。

头痛逐渐消减，寇仲在榻子坐起身来，才发觉手上正拿着李秀宁经商秀珣转给他仍未启封的书信。禁不住摇头苦笑，把信收在包裹鲁妙子遗著的防水布内，贴身藏好。

正要起来，洛其飞匆匆赶来道：“刚接到消息，杜伏威的轻骑兵渡过长江，向沈纶的营地推进，我们必须立刻起程。请少帅定夺。”

想起刚才的噩梦，寇仲珍而重之取出压在枕底的井中月，点头道：“我们立即动程。”

只待半晌，徐子陵立知不妙，皆因杨虚彦并没有如他所料出来巡察。

徐子陵腾身斜掠，两个起落驾轻就熟地回到适才窃听的位置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屋内已是空无一人。

徐子陵扑上瓦顶，纵目四顾。

对方若是从秘道离开，出口该是附近十多间空房屋的其中之一

一，不可能在很远的地方，而出口的房舍当备有车马，以方便把曹应龙运离“险境”，好让安隆安心施展邪术。

念头才起，一辆马车从南方数百步外一所房子的院门开出，蹄声踏踏地跑到街上，望东而行。

徐子陵连忙伏下，定神观看。

两道人影同时从那院落跃起，正是安隆和杨虚彦两人，都是迅如鬼魅，分别落到左右房舍瓦面处，然后消失到暗影里，如若有人跟踪马车，定逃不过他们的耳目。

徐子陵心中冷笑，认清楚马车的式样，这才回到地面，绕道往前拦截。

寇仲立在船尾，江风吹得衣衫猎猎作响，他却像尊石像般纹风不动。

若让李世民得到巴蜀，那他势将成另一个秦始皇嬴政，重现大秦在战国末期的形势，既有关中淆函之险，西北的兵马，关中的富足和巴蜀的铜铁，天下谁还能与其争锋？

这令杨公宝藏变得更为重要。

自己真是粗心大意，竟一直没想过巴蜀的战略意义，唉！早知道些又如何，他寇仲又有什么办法？

唯有寄望“武林判官”解晖是个野心家，并不甘心臣服于李阀，又或宋家的影响力能令解晖保持中立，或是采取观望态度。

不过若师妃暄亲自出马，李阀成功的机会实是非常大。

他开始有点明白刚才为何做了个这么可怕的噩梦。

马车逐渐接近。

别无他法下，徐子陵准备全力出手，破车救人。他敢肯定安隆和杨虚彦没有跟来，只要不是这一老一少两人，他有把握将曹应龙抢回来的把握。

驾车者是名大汉，虽是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，但只属一般江湖好手之流，在他手底能撑上三数招，已可教他大感意外。

棘手的是在车厢里，无论他如何运功聆听，除去曹应龙重浊的呼吸声，再听不到任何其他异响，但他却肯定有人在车内，因为驾车大汉曾多次回头向车内的人作报告。

安隆既能委此人以押送的任务，这人自有足够能力去完成。

他已顾不了这么多，若不趁安隆不在之际出手，他将再没有机会。起始时他有点奇怪为何安隆不干脆俐落地在原地施术，旋则释然，皆因想到邪道中人互相疑忌，而安隆施法时可能相当损耗功力，故不愿有杨虚彦在旁，更不希望在未复元前和任何人动手，故须另觅秘处进行。

马车在三丈下的街道缓缓驰至，在屋瓦上的徐子陵正蓄势待发，倏地人影一闪，不知从何处抢出一个人来，拦在车前。

驾车的大汉骇然勒马。

只见那人年纪在二十四、五间，长得虎背熊腰，非常威猛，虽不算英俊，但五官端正，微往上翘的下唇显出他既自负而又极有个性，站得很有气度和硬朗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驾车大汉本要破口大骂，可是定神一看后，露出认识的神色，立时把粗话吞回肚子内，愕然叫道：“解少爷！”

车内曹应龙重浊的呼吸声倏然而止，接着有人掀开车帘，望向正移到车侧的拦路者娇柔地道：“妾身如花，乃安爷小妾，这位大概是解文龙解少爷吧，未知拦着妾身马车去路，所为何事呢？”

徐子陵立时头皮发麻，知道上当。

第二章 救人救火

徐子陵置身南市充满节日气氛，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一盏接一盏的孔明灯给升往天空，与天上的明月争辉。徐子陵尚是初次目睹这种奇灯，却无暇深究它们为何能飘上高空去，他现在只想尽早找到安隆和杨虚彦约定个半时辰后碰面的老铺所在，偏是问过十多人，安隆虽然无人不识，但谁都不知他设在南市的三间铺子，哪间才是老铺，教他大感头痛，只有决定逐间去碰运气。

转进另一条交错的大街，情况更是热闹，在锣鼓喧天之下，有人在车马道上舞着灯龙贺节，行人道上挤满围观的人，气氛热烈。

徐子陵定神一看，舞龙者均身手不凡，窜高跃低，做出种种高难度的动作，全体服饰划一，该属本地某一帮会的人，此时与民同乐，打成一片。

龙舞确是精彩，只是他心不在此，好不容易挤进一条横巷，正想离去，给人拦着去路，笑道：“子陵兄别来无恙？”

赫然是“多情公子”侯希白，手摇折扇，俊脸含笑，一派洋洋自得的样子。

徐子陵心叫不妙，表面当然若无其事，淡淡道：“离川入川，侯兄的动向确教人扑朔迷离。”

侯希白微笑道：“小弟因挂念徐兄，忍不住掉头回川，刚抵成都，听闻徐兄四处探问安隆老铺所在，故忍不住现身看看可否帮点忙，徐兄请勿怪责。”

徐子陵心中暗忖，细猜侯希白非只是对付自己那么简单，说不

定是要和杨虚彦这同师不同门的师兄弟争夺石青璇手上的《不死印卷》，心念电转下把心一横道：“我怎敢怪责侯兄？假如侯兄肯坦白告诉我，为何会于此进到成都来？大家说不定可衷诚合作，各取所需，否则请侯兄让路，不要阻着小弟去办要紧事。”

侯希白双目厉芒一闪，旋又敛去，点点头后，低声道：“我们不若边走边说。”

徐子陵答应一声，随他往横巷的另一端走去，刚好有一群七八个少女迎面而来，见到两人各具特色的出众仪容，眼睛都闪亮生辉。

两人各有心事，对抛来的媚眼和笑容视如不见。

侯希白凑近点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弟刚与妃暄碰过面，始晓得子陵兄是为青璇而来川，所以才急欲找子陵兄会晤，我绝不容青璇受到任何伤害。”

徐子陵心中涌起苦涩的味道，心忖师妃暄对侯希白果是推心置腹，但听到最后一句，心生疑惑，忍不住道：“侯兄对石小姐真有保护之心吗？只不知是因令师的关系，还是别的原因？”

侯希白苦笑道：“若给师尊晓得小弟插手他老人家的家事内，小弟必吃不完兜着走。不过小弟天生要保护美好的事物，像青璇的美丽和她天下无双的箫艺，均是人间瑰宝，须有知音去珍惜保护。”

徐子陵糊涂起来，侯希白说这番话时有种发自肺腑的真诚味儿，登时又使他感到弄不清楚此君那一类人。不过眼前救人要紧，问道：“侯兄现在似是领我到某处去，不知是否安隆在南市的老铺呢？”

侯希白点头道：“这个当然，子陵兄刚才的话只说到一半，未知可否继续说下去？”

徐子陵淡淡道：“我所说的各取所需，指的是我救人，你则务要使命师的《不死印卷》不会落到杨虚彦手上。可是侯兄仍未告诉我为何会于此处出现啊！”

侯希白剧震止步，愕然道：“杨虚彦？《不死印卷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徐子陵心中叫糟，看他模样不似装佯，始知师妃暄对他仍有所保留，自己却误泄给他知道，头皮发麻地道：“侯兄原来不知杨虚彦乃令师另一传人，至于《不死印卷》的情况，我也不十分清楚，只知杨虚彦和安隆正联手合作，要从青璇身上谋取《不死印卷》，嘿！时间无多，侯兄……”

侯希白一边听，脸上却不住色变，最后双目射出精锐的锋芒，截断他道：“我明白啦！告诉我，现在最重要的事，是否要找到安隆？”

徐子陵并不知道他明白的是怎么。但想起曹应龙，再无暇深究，点头道：“首先必须找到曹应龙。”

侯希白大惑不解道：“曹应龙不是四大流寇的大头领吗？难道竟来到成都？”

徐子陵以最简单的方法解释一遍，侯希白听罢吁出一口气道：“幸好徐兄清楚说出来，否则你将永远找不到曹应龙，快随我来。”腾身而起，落在左旁民房瓦顶。

徐子陵紧追在他身后，逢屋过屋，最后在城西一座大宅的屋脊处伏下，见侯希白遥观对街那座寺观，不禁讶问道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，与安隆有什么关系？”

侯希白低声道：“这是成都名胜之一的青羊肆，据传当年老君曾与人相约于此见面，青羊肆便名闻遐迩，成为道教胜地。刚才我为找寻徐兄，凑巧碰上安隆座下的高矮二将，鬼鬼祟祟地提着个人，来到这里。由于我不想惹上安隆，所以放过他们不管这闲事，现在当然是采取另一种态度。”

徐子陵忍不住问道：“成都的街道左曲右折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侯兄怎能像识途老马般，寻人觅地没半点困难？”

侯希白叹道：“徐兄的好奇心真大，我确是识途老马，就像你对

扬州的认识。成都的街道以混乱出名,除了从皇城各门通罗城十门的主要街道是东西向、南北向外,其他地区的街道多斜行曲折,错综复杂,因势而成。好啦!我们是否要行险博他一铺呢?”

话犹未已,一道黑影从东南方远处掠来,只一眼就可从其体型认出是安隆,两人还以为安隆正在青羊肆内施术,故侯希白才有冒险硬闯之语,此时见到安隆姗姗来迟,均大感意外。

侯希白当机立断,迅速说句“你去救人”,断然从暗处窜出,往这练成天莲宗最高功法“天心莲环”的邪道元老级高手投去。

徐子陵心中暗服,侯希白确是果断敢为,若他着徐子陵去拦截安隆,他则去救人,徐子陵定因怀疑他的动机致在犹豫不决下坐失良机,现在他背起最困难的部份,是以行动表白衷诚合作的心意。当然也可看作他对《不死印卷》是志在必得,但至少证明合作不会到此告终。

徐子陵哪敢怠慢,从另一方向飞下屋脊,落在横巷,朝青羊肆潜过去。

安隆说停便停,像座山般立在屋脊处,却竟能予人轻灵乖巧的感觉,从而可知他的魔功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。

此时他双目一瞬不瞬地瞪着从左方凌空掠至的侯希白,待他来到身前丈许远处,立足屋缘位置,才阴阴笑道:“贤侄不是要找我安隆喝酒吧?我看你最好去找个偎红倚翠的桃花源,免得辜负中秋的一轮明月。”

“嗖”!

侯希白张开美人扇,有一下没一下地扇动,洒然笑道:“隆叔总是有令人欣赏的提议,上趟介绍的古城大曲,晶莹透明,醇和幽深,陈香纯正,柔滑如脂,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的?”

安隆脸色微变,转瞬又变得若无其事,淡然道:“材料不外玉米、高粱为主,再用小麦、青稞、豌豆并以清澈泉水酿制而成,但必